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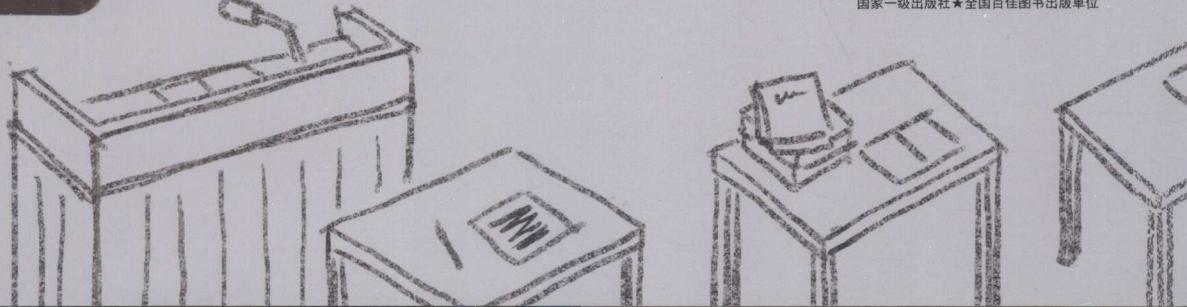
我在大学谈恋爱

周石 陈筱睿 主编



中国社会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014044240

1247.8
425

我在大学谈恋爱

周 石 陈筱睿 主编



中国社会出版社



北航

C1732230

I-47.8

42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在大学谈恋爱 / 周石, 陈筱睿主编. -- 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 2014.2
ISBN 978 - 7 - 5087 - 3891 - 8

I. ①我… II. ①周… ②陈… III. ①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06958 号

书 名: 我在大学谈恋爱

主 编: 周 石 陈筱睿

责任编辑: 王晓翔

助理编辑: 赵津莹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32

通联方法: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

电话: 编辑部: (010) 66061723

邮购部: (010) 66081078

销售部: (010) 66080300 (010) 66085300

(010) 66083600

传 真: (010) 66051713 (010) 66080880

网 址: www. shcbs. com. 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165mm × 238mm 1/16

印 张: 14.5

字 数: 23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2012年初秋的某一天，我们与刚刚升入大学二年级的同学们聊天，商量写一本关于大学里爱情的书。这个建议立即得到同学们的热烈共鸣，他们对这个话题非常感兴趣，想就这个话题进行深入的交流探讨，以至成书。

于是同学们开始寻找写作人物，进行采访，写出初稿，小组讨论，互提意见，头脑风暴，反复修改，直到最后定稿……在这个过程中，同学们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我们被同学们忘我的工作热情、克服困难的韧劲和追求完美的精神所感动，也为有这样的学生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这里面的18篇文章，记录的是18个爱情故事。

18个爱情故事，用18种爱深深酿造，使之历久弥香的是18段深深的缠绵之情……

18个爱情故事，蕴含了甜美与苦涩，欢笑和泪水。既有有情人终成眷属的花好月圆，也有劳燕分飞的遗憾……但无论是花好月圆还是终身遗憾，故事里记录的都是主人公当年纯洁的情怀，纤尘不染。

我们依然记得这 18 个故事的主人公身上鲜明的时代烙印。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他们，正值共和国诞生的初期，他们的爱情更多地带有五星红旗的赤诚与热烈。“让我与你结为革命伙伴，为了祖国的事业奋斗终身”，简单中透露着厚重，朴素中散发着芬芳。七八十年代的他们，改革开放的春风不仅吹来了经济的腾飞，更带来了鲜活思想的复苏。爱情不再是一种古老的只存在于诗歌中的名词，它围绕在你我的身旁。尽管羞涩，或许稚嫩，但青春的悸动、爱情的欣喜将整个七八十年代染上了一种富有希望的绿色。从九十年代跨入新世纪，他们沉浸在高科技带来的便利之中，不必再焦急地等待好几日才能收到一封鸿雁衔来的锦书，萦绕着爱恋的文字弹指之间便可通过短信或网络传递出去。他们的爱情早已不再拘泥于某一种形式或某一种话语，从神坛走下来的爱情在这个时代含义更加丰满，尽管我们不得不承认更多的一些问题也出现在这个时代——它就像是天空的蓝，包容着多种多样的爱情。不过无论哪个年代，爱情似乎都是大学校园里永恒的话题和最美好的回忆之一。

在初稿写完后，我们曾想在每个故事后加上我们的评论，在“爱情”的思考上与同学们达成共识……没有想到的是，大部分同学不同意我们的观点，甚至与我们发生激烈的争论。我们陷入深深的思考中：是我们的观点落后，还是同学们的“爱情观”有问题？也许“爱情”是世界上最没有标准答案的情感，是最个性化的体验，没有标准答案本身就是“爱情”的答案。

没有标准答案的“爱情”，也可以给你一些启发：无论在什么年代，纯真的爱情都是催人上进的动力；无论生活多么艰苦，纯真的爱情都会使生活充满阳光；无论相隔多远，纯真的爱情都会把两个人的心密切地联系在一起……

你看，那一段段远去的往事被春水浸泡，秋风吹拂，早已洗去铅华，清绝明净。时光微凉时，一个人，一本书，一杯茶，一帘梦，任凉风吹起书页，任烟雨让尘封在书卷里的词章和故事弥漫着潮湿的气息，

你闲闲地读，深深浅浅地欢喜或是叹息……

这里要感谢故事里的每一个主人公，或是不顾年事已高，或是不管工作繁忙，欣然接受我们的访谈，为我们呈上这一个个鲜活的故事和人物。请允许我们借此机会真诚地祝愿：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周 石 陈筱睿

2013 年 9 月 1 日于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

(39) 韶光老 韶光如梦似幻

(40) 中年梦 醉矣忘却愁与恨，对人生，数尽悲欢

(41) 故乡 月夜思故乡，故园正秋

(42) 飘尘 人恋美境

(43) 深夜梦 生命，感情，自然

(44) 红尘梦 花落知多少，红尘如烟梦

(45) 老来乐 老来乐，莫负青春好心情，醉里挑灯不觉

(46) 岁末感 人生百味外，岁末是歌

五六十年代 也曾年少，梦回酒醒 (1)

(47) 青春梦 成百上千时

轻舟慢载，细水长流 乔懿 (3)

我爱你，已有半个世纪 毕玥 (12)

留一份坚守，在峥嵘时光中 张宏亮 章乐乐 王天翼 (20)

花落之下，犹有人歌 戴茹茹 唐木 (31)

饮一壶旧时光，听朴素的爱轻轻唱 李东辰 张鑫宇 (38)

七八十年代 血色浪漫，流年已换 (51)

简单的爱情，自然地生长 丁香元 贾筱 (53)

你就是我的风景 贾鸿蔚 (64)

伊的那些年 余卓霖 (77)

目 录

九十年代 休笑前任痴，由来同一梦	(88)
埃菲尔铁塔的祝福	李和怡 (90)
那个男孩教会我成长，那个女孩教会我爱	延子巾 (101)
君且随意，我自倾杯	林姣 (112)
完美恋人	王祯 (123)
缘起，相恋，今生	侯晓娟 (131)
壁橱里的爱情	沈赋瑀 (146)
最不懂的年纪，却遇见最美好的爱情	赵抗抗 (158)
如鱼饮水，冷暖自知	赵欣欣 (169)
爱情额度	贾鸿蔚 (184)
相忘于江湖	赵欣欣 (199)
(七) 雪季	
后记	(219)
(八) 爱先生·春雨季·承蒙罪	
(九) 杀戮·毒幕透	
(十) 宇霆惊·恩仇录	
(十一) ...	
(十二) 美与丑尚，爱乐曾血·开年十八大	
(十三) 美尚·云香季	
(十四) 情深尚	
(十五) 爱尚季	

“地”“小鸡”而“革命大公文”“毛毛虫”“革命大话西游”简单十大
个节目成风靡一时的热门话题。直到那个年代，只要以偶像、娱乐八卦为
中心的电视节目，都离不开对明星的采访和爆料。

五六十年代 也曾年少，梦回酒醒

【卷首语】

六十年温情苦恋

在每一个苍老或年轻的面孔背后，都隐藏着一段历史，将那些相似或相同的历史连缀起来，就形成了一个时代的人们共同的记忆。爱情，无疑是这种记忆里，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0世纪50到60年代，大学生的校园爱情被刻上了实实在在的红色烙印。随处可见的毛主席语录，禁止学生恋爱的明文规定，飘扬在校园上空的歌曲《我们走在大路上》，似乎都已成为那个时代的标志。然而，彼时的大学生们所共同拥有的，远不止人们印象里常常浮现的这些情景，他们有满腔热忱和远大理想，他们有勤奋严谨踏实的作风，他们有坚定信念和赤子之心。同样，他们隐晦的情愫也赤诚而浓烈，一如今夕。

如果我们轻触那些事经人纬的脉络，就会发现它们编织出一幅绵绵密密的时代风俗画，低语着背后的故事。

六十年前的那群大学生，都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洗礼”。他们或几经坎坷，或隐忍度日，但半个世纪后，当他们回眸，只因心如赤子，所以眼底里依旧是满含的脉脉温情。

半。诚实的话，讲出来时，太高尚的表达方式，根本无法表达出来，好自为之；是虚心人，说出的话必须实得不得，江湖骗子的话，多说点虚话，好武嘴子，白个嘴子，让人一针见血，千般口才，万般嘴脸，跟合环模版一样，随口而出。

轻舟慢载，细水长流

——相濡以沫走金婚

乔懿

他是上海乡下出身贫寒的海归，她是知识分子家庭漂亮聪慧的二小姐。他却打败所有她的追求者赢得美人的芳心。他们一同走过艰苦岁月，恐惧、沉默和迷茫几近吞噬那个时代。如今，他们已牵手共同走过人生五十载，用金婚为他们所有的爱与坚持加冕。二老的金婚路，没有惊涛骇浪，却并非平坦。

相识、相伴、相恋——你就是我的那个他

雯秀生于大连，小时候跟随父亲工作调动来到了北京。她的父亲曾留学日本，按现在的话是海归了，作为电力系统的高级知识分子，还参与了开国大典天安门城楼的电力保障工作。雯秀的母亲是家庭妇女，生有三个女儿，雯秀是二女儿。雯秀的父亲刚解放时就有 100 多元工资，生活还算富裕。雯秀的母亲只上到小学四年级，对丈夫是留洋的颇为自豪，对孩子的教育也很在意，三姊妹都知书达理。

1957 年，雯秀考上了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刚迈进大学的大门就赶上反右运动，大学里原有的宁静与深沉被打破了。公告栏上贴满了大字

报，昨天还在教课的老师，今天就被推上高台，接受批斗，打为右派。学校里老师都没心思备课教课了，同学们更没心思上课，人心惶惶，生怕自己的哪句话说得不合适就给扣上帽子，推去批斗。人们在那个日子都活得小心翼翼，规规矩矩。

1958年大炼钢铁，校园内干劲火热。没过多久，同学们又被调到农场干活。雯秀被分配去喂鸭，每天三顿，把鸭子从小黑屋里赶出来，拎起鸭子的脑袋，往每个鸭子嘴里放10个圆柱状的鸭食，再赶回去，就算完成了任务。天刚亮大家就起来去干活，下午回学校上课。1959年，雯秀又被派到工厂干活。1960年6月因为雯秀天资聪颖，政治表现良好，被高教部抽调当留校预备老师，分配到学校修理教研室，负责教拖拉机电气系统课程。那时的她还是大三的学生，三年来由于各种运动一直没有好好上课读书，雯秀赶紧抓紧时间读书备课，给大四、大五的学生讲课。小个子的雯秀穿着列宁装，梳着两个大辫子站在讲台上给比自己年长的师哥师姐们讲课，一点也不胆怯，原本枯燥的拖拉机电气系统课程，经她的讲解变得生动易懂，颇得学生们的欢迎和认可。

这时有年长的师兄开始追求雯秀了，可她都未动心，一门心思读书备课，用心授课。

可是，一个海归的出现，引起了她的注意。
这个人就是蒋木。蒋木比雯秀大七岁，生于上海浦东小镇，兄弟五人。因蒋木的父亲抽大烟败尽了家里的钱，家境极为贫寒。排行老二的他，上到初中时为让弟弟能读书，自己辍学去当学徒工，打工挣钱。不愿放弃学业的蒋木，边打工边读书，凭着自己的坚持和努力回到学校念完了高中，而且成绩优异，1950年高中毕业后分到上海团校工作。由于他工作出色，思想进步，被团校选派上了大学，1952年，来到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上大学后，蒋木更加珍惜机会，刻苦学习，不仅学业优秀，又把班

长和团支书的工作干得有声有色，后被选中公费留学苏联，1954年进入列宁格勒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学院学习。正是这段留苏经历，使得蒋木这个小镇穷孩子的人生轨迹就此改变了。1959年，蒋木学成回国后在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专家局挂职，国家准备选派他留学苏联、波兰继续深造研究生学业。蒋木成为留苏预备研究生，准备两年后再次踏上苏联的土地。这期间，蒋木在学校修理教研室当助教、搞科研。修理教研室成了雯秀和蒋木爱情开始的地方。

1960年夏天，两人成为了同事。两人初识并没有擦出什么火花，面对这位当时稀有并极其优秀的留苏生，虽然同为单身，雯秀也只是仰慕，但是同教研组的同事们可不愿让这两人错过美好的姻缘。一个漂亮伶俐、天资聪颖；一个学识渊博、老实上进，同事们纷纷牵线搭桥，撮合两人，为他们创造独处和互相了解的机会。比如单位发的电影票故意让两人挨着坐，电影散场后大家又撺掇蒋木送雯秀回家，科研工作给他俩分到一组去完成，等等。两个人也没有辜负大家的努力，渐生好感。

一次蒋木和同事们去农场干活，收了些蔬菜回来大家一起分，当天雯秀正好不在单位，同事们便让蒋木去雯秀家送茄子。蒋木敲响雯秀的家门，开门的是雯秀的母亲。蒋木说明来意，雯秀的母亲便热情地把这位长得精神的小伙子迎进家门，叫出雯秀，陪着两人聊天。母亲虽然读书不多，一直在家相夫教子，但眼光敏锐得很。开朗的女儿没有平时那么健谈，显得羞涩又温柔，体贴地为这位小伙子添茶倒水、切水果，小伙子更是时不时偷偷看着雯秀。雯秀的母亲便打问蒋木的基本情况，得知他是留苏的，现在在大学里执教，还准备继续留学攻读研究生学位，且还未有对象，心中一喜。母亲选女婿别无要求，就是重学历，因为她崇拜读书人，认为读书人有文化、有涵养，定会疼自己的女儿的。此后母亲就时常在女儿耳边吹吹风，说好话，找个机会就叫蒋木来家

里喝茶吃饭。一来二去，两人便谈起了恋爱。每周末学校的舞会两人开始成双入对地出现，雯秀穿着当时兴的布拉吉，蒋木穿着笔挺的列宁装，两人成了舞场里的鸳鸯花。那时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雯秀家在北京，周末回家母亲总会做些好吃的给女儿改善伙食。可家远在上海的蒋木，却没有这样的条件。上海人喜欢吃甜食，只要是遇到有卖糖果的，蒋木就要上前去买上很多。那时糖果是很珍贵的东西，要五块钱一斤。雯秀看到他这副贪嘴的样子，倒也觉得他十分可爱。而蒋木总把自己的副食本、布票、工业券等给雯秀家，说自己一个人在北京不开伙，定额也用不了。这点大气，更讨好了雯秀的母亲。雯秀的父亲是知识分子，当然支持女儿自由恋爱了。就这样，两人简简单单地恋爱着，彼此牵挂，互相照顾，感情随着时间而积累。

然而两个人的生活却没有这么一直简单下去。1961年，高教部一道命令下来，和雯秀一样的所有预备老师要重新回到教室学习，她离开了她热爱的讲台。1961年，本该是蒋木重返欧洲大陆的时候，由于苏联领导人更替，苏共改换政治主张，中苏关系恶化，他丧失了这次留学深造的机会。1962年夏，蒋木要求分配工作，被调到农机研究院工作。尽管生活充满了未知和变化，但两人的感情却依然如初。1963年1月，两人在同事们的操办下，在单位领导的证婚下，在毛主席画像下，相互鞠躬，成为了一对革命夫妻。单位给他们分了“一间房子十几条腿”。婚后，雯秀继续完成学业，于1963年年底毕业，也分配到中国农机研究院工作。第二年，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是个胖小子。

“那时结婚根本就不看重经济条件，不像现在这样世故。当时只要对方不是留美的学生（美国是美帝国主义），不是右派，家里不是地主，两个人相处感觉还可以，就结婚了；很纯粹，主要是看两个人在一起的感受。”雯秀这样解释她和蒋木这段在现在看来颇有些门不当户不对的结

合。更难以置信的是雯秀结婚之后才知道他家是偏远的小镇上的。“结婚之后我上他老家去，去他五弟家吃饭。南方人吃饭都是小碟子小碗的，不像北方人家都是大海碗。在那里吃的又很简单，都是些青菜，唯一有点油水的就是一小碟肉松，就那么小一口。”雯秀边说边用双手比画。“这肉松也可能是家里来客人才上的菜呢。吃饭时五弟的孩子馋得眼睛一直盯着肉松碟子，刚要伸筷子过去夹，五弟的媳妇就拿筷子打孩子的手，伸一次打一次，用上海话跟孩子说那肉松是给客人吃的。这架势，那你说我哪儿好意思吃呀。这就是他们家的情况。”

婆媳风波——人与人之间是那么不同

两人婚后的生活开始步入短暂的平静之中。由于蒋木经常在外出差，一去就是大半年，雯秀工作偶尔也需要出差，所以他们把蒋木的母亲接到北京来照顾孩子。蒋木的母亲是上海农村人，本来南北方人生活习俗就有差异，又加上母亲过惯了苦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到了北京以后就和自小家庭条件就比较优越的雯秀的生活习惯有很大冲突。婆婆做饭不舍得用料，炒一个青椒就算一道菜，而且所有的菜量都是一小碟的量。主食都是稀饭。每次一家人一起吃饭时，看着菜少大家谁都不好意思多吃，本来就少的菜最后还得剩下一点。婆婆还以为自己菜做多了，下次反而做得更少了，媳妇也不好说话，每顿饭都吃不饱。给孩子做尿褯子婆婆也不舍得用好布，看着自己的孩子用烂布条，雯秀很心疼却也没办法。一次雯秀出差回家，快到家门口的时候被邻居拉到一旁，说雯秀的儿子走路总是踮着脚。这都是因为婆婆要做饭、收拾屋子干活，还有午休的习惯，不能老抱着孩子，只能老把孩子放在学行车上，孩子脚尖在地面上一滑就走了，久而久之孩子就养成走路踮脚的习惯。雯秀回到家，看到孩子走路的样子，

心里一阵酸楚。媳妇对婆婆的不满只能藏于心中，没流露出来。

后来雯秀开始能够理解婆婆，六十多岁的老人一个人照顾孩子，都是没办法啊。至于生活习惯，那是南北差异和背景差异造成的。北方人豪放不拘小节，南方人生活细致，能省就省。自己的亲孙子婆婆怎么会不疼，只是习惯了勒紧裤腰带的生活。婆媳的关系因此有了缓和。

干校生活——看不到的未来

1967年两人的第二个孩子出生，是个女儿。但随后蒋木和雯秀被下放到湖南常德县五七干校，开始了三年艰苦的干校生活，儿子被送到姥姥家，女儿被送到上海奶奶家那里。蒋木是稻田班的连长和指导员，雯秀则负责种菜。那里的条件不只是艰苦，甚至健康也受到了威胁。常德县是血吸虫病多发地区，再加上井水水质不好，许多同事患上了严重的肝炎，有的同事甚至因病去世。蒋木带头和几位同事研究对付血吸虫的方法，找来杀虫药，带领大家向地里喷洒，并研制井水净化的方法。如果说这还只是肉体上的折磨，那么接下来的精神上的摧残就更加残酷。容忍别人对自己的侮辱和否定，更加信仰事实与真理，一旦这些他们的信仰消失，那便像取走了他们的精神支柱，他们的世界轰然崩塌，生存也就变得没有了意义。因而在运动中牺牲的大多是那些最正直、最有理想的人，是对国家最忠心、最有价值的人。那时，生存的法则就是要听话，甘做任人摆布的棋子。

最可怕的事还是来了，“文化大革命”也波及了雯秀的父亲。曾经的留日经历成为了他被指为走资派的把柄。父亲在北京受罪的消息传到了远在湖南的雯秀的耳朵里，作为女儿心里不好受，却又爱莫能助，独自一人的时候不知抹了多少眼泪。

相比这些，农场的生活显得简单而又单调。这些北京远道而来的知识分子成了当地农民眼中奇怪的人。这些知识分子看着像叫花子，破衣烂衫，出门却一个个都戴着高级手表，花钱也极为大方。其实，穿得破是因为他们下农田干活都不舍得穿自己的好衣服，都拣自己平时不穿的破衣服，脏了破了也不心疼。而且，在偏远的地方，没有东西买，碰到有卖东西的就赶紧凑上去，有东西能买上，自然也就不在乎贵不贵了。后来，农场所种的粮食和蔬菜开始有了好收成，大家的日子也就好过一些了。

在这种单调的围着土地团团转的生活中，人们变得无所寄托。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谁也不知道要在这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乡下还要待多久。像雯秀和蒋木这样两口子在一起双双下乡的，身边有亲人在，日子还算是好过的，精神上和生活上彼此还可以互相支持。而那些单身的男女，在这种看不到希望的日子里越发空虚寂寞，青春就在每日的鸡鸣而起、日落而息的乏味中悄悄流逝。于是农场中开始出现了不良的男女关系。起初事情败露了，人们还要惊奇一番，议论纷纷，后来人们在见怪不怪中明白了空虚的可怕。人性是有各种各样的欲望的，当这些欲望不能得到适当的发泄时，便会以一种扭曲的形式呈现在人们眼前。而悲剧的时代就是这样造就一个个悲剧的个体的。

三年的干校生活进入尾声，各地开始让这些知识分子重新回到工作岗位。1971年便是两人的生活中充满担忧的一年。年底，湖南大学率先来到干校挑人到湖大教书，两人被选中，这就意味着两人无法回到北京。家永远是不变的呼唤，两人担忧着老人和孩子怎么安置和照顾，夜深人静时常常不能入眠，心儿早已飞到亲人身边。

两人准备出发，此时内心有万千的不愿，也只能踏上背离家乡的道路。也许是上天怜惜这些历经动荡的人儿吧，就在这要走还没走的时候，农机院一道指示传达下来，所有留学归来的和工程师以上级别的人全部留